

总攻大人首次参与制作的 经典治愈暖心情书

制服男神系列扛鼎之作

十八线女模特 VS 斯诺克冠军男神

我胆小怯懦，此生唯一的勇敢
是雨夜里抓住了你伸出的手，从此清风徐来

著 总攻大人

我的 斯诺克先生 Mrs.S

她说，
要有光，
于是他来了

长江出版社

我的 · 斯诺克先生
M.S.

著

总攻大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斯诺克先生 / 总攻大人著.

—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492-5849-9

I. ①我… II. ①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3292号

我的斯诺克先生 / 总攻大人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选题策划 盛世肯特
- 出版统筹 柯利明 林苑中
- 特约监制 李 昂
-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 责任编辑 陈 辉
- 特约策划 汪海英 方 杏
- 特约编辑 欧密麦
- 营销推广 刘 源
- 装帧设计 周 丽
- 责任印制 法成海
- 版式制作 翟程程
-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 印 张 18
- 字 数 351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5849-9
- 定 价 45.00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6557 (总编室) 027-82926806 (市场营销部)

目 录



第一章	远远地看着你	001
第二章	因为刚好遇见你	017
第三章	当国民男神关注十八线模特	029
第四章	他听到别人说爱她	042
第五章	嫉妒	054
第六章	心动	070
第七章	我要你在我身旁	087
第八章	宁先生的女朋友	104
第九章	大打出手	116
第十章	你是唯一的星光	128
第十一章	当宠你变成习惯	141
第十二章	想要和你在一起	156
第十三章	不会和你分开	168
第十四章	与你相遇好幸运	190
第十五章	还有人反对吗	206
第十六章	他很好很好	222
第十七章	脸红	235
第十八章	冠军还有五秒抵达	247
第十九章	520	259
番外	二胎风波	267



第一章 远远地看着你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正在播放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

盛潮汐洗完澡出来，用白色的毛巾擦着湿润的长发，雪白的长腿露出来，白色的浴袍松松垮垮穿在身上仿佛便是最锦上添花的衣裳，曼妙的身材诱人极了。

她站在电视机前，扫了一眼屏幕，比赛正进行到最后最关键的时刻。

解说正颇为激动地说道：“这球基本是死球了，宁箴给布朗留的这球没有方向可打了啊，黄球和白球的距离从电视的角度来看也就两厘米，这球基本无解了。”

然后，叫布朗的外国人便紧蹙眉头绕着球桌转了好几圈，其间好几次尝试着击球，最后又都放弃了。他手握球杆，闭了闭眼。赛场响起掌声，这是观众在鼓励他。

这球布朗光看就看了五分钟。

镜头扫到在座位上坐着的一个中国男人，他表情淡漠地坐在那，五官俊美精致，倒不像是职业斯诺克球手，比那些靠脸吃饭的明星还要英俊。

他身上穿着打比赛时斯诺克球手的标配，马甲、衬衫、西装长裤，当然还有领结。

只是，这衣服由他穿起来，那种斯文绅士的感觉反倒比对手那个英国人还浓厚。深灰色的面料，胸口贴着一大片广告标签，那是赚钱的标志，倒是十分符合他目前的名气。

少年成名，七次打出 147 分一杆清台的成绩，是斯诺克历史上最年轻的满分选手。解说应该是他的脑残粉，在布朗看球的时候不断地刷新着他的履历。

“宁箴属于自信和控制型选手，适应赛场的能力非常强，上个赛季的成绩也相当抢眼，五个排名赛冠军，在全球职业球手年收入里排名一直蝉联第一名。当然，他本场的对手布朗也拿到过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冠军，不过比起宁箴，在这方面还是稍显弱了一点，压力应该比较大。决赛开局到现在已经打了四十多分钟，目前宁箴比分领先，照现在的局面来看，比赛结果已经十分明确了。”

已经被解说给介绍成冠军的宁箴似乎并不怎么激动，也看不出有多高兴，他坐在那，轻睨了一眼正在找方向对手布朗，随后收回视线，漫不经心地轻抚着球杆，显

得耐心十足。

盛潮汐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转身去上妆。她不能在酒店停留太久，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她。她化妆的功力非同一般，是字面意思的“非同一般”，三两下便将本就出众的五官画得越发风尘俗气，但她似乎不觉，顶着如此糟糕的浓妆换了衣服出门，下楼退房。

出了酒店，寒风凛冽，她裹紧长到脚踝的羽绒服。里面连保暖裤都没穿，光着大腿，踩着长靴，混这个圈子的，全是这个打扮。

到达摄影棚的时候时间刚刚好，今天没堵车，老天爷总算厚待她一回，只是这几天为了今天进棚饿了好久，这会儿腹部虽然平坦而性感，胃里却不怎么舒服。

“你怎么才过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瞧见她立刻上前，皱着眉说，“那边都催好几次了，刚才接到临时通知，下午程青青要来用棚，我们的拍摄必须在她来之前结束，你动作麻利点。”

盛潮汐笑笑，没什么脾气地说：“钟姐，我没来晚，我们约定的就是这个时间。”

“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得懂得变通，这么多年了，我以为你很清楚了呢。”钟姐有点不屑地笑了笑，力道很大地把她推进摄影棚。盛潮汐踉跄了一下，站在那，直接被钟姐从后面扒了羽绒服，“穿得跟个球一样，你是内衣模特，又不是羽绒服模特，快去换衣服。”

盛潮汐紧握着拳，克制了片刻，陪着笑说：“我知道了钟姐，我先去换衣服。”

钟姐没吭声，算是应允了。

盛潮汐转身进了更衣室，那里挂着十几套内衣，有的只能算是刚刚能蔽体，这样就不错了，连情趣内衣她都拍过，这些又算什么呢？

钟姐全名钟白薇，是老板二十几年的情人，关系非同一般，连正妻都不会来和她争什么，所以即便她对每个模特的态度都不算太好，大家也没什么能力反抗她，尤其是盛潮汐。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她已经很少有选择的机会，这么多年都忍下来了，也不在乎这几次了。

她先换了一件还算保守的普通款式。她的身材是真的好，皮肤白得跟玉一样，恐怕洋妞站在她面前都自惭形秽。那双腿，当真是又直又长，比例好极了，腰腹部没有一丝赘肉，上方双峰却有着傲人的围度。这样优越的条件，简直生来就是做内衣模特的料。

只是，可惜了那张脸，浓妆艳抹的，在没有打光的情况下看着，真是风尘极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会所出来的小姐。有了打光，再加上摄影师拍摄的技巧和后期，倒还算能看。

闪光灯此起彼伏地闪着，盛潮汐习以为常地摆出各种撩人的姿态。成片她看过几次，偶尔逛某宝买东西也能瞧见自己的照片，三十块钱一套的内衣，月销量几千件那种爆款，照片上的女人搔首弄姿，看着看着，她总会无意识地掉眼泪。其实有什么好哭的呢，赚钱嘛，什么样子不是赚钱？有钱拿就好了，不是吗？

十几套内衣拍下来，按理说怎么也得一天，但因为下午有风头正劲的影视圈新人程青青要来拍硬照，所以时间就被压缩到了半天。拍摄结束时，盛潮汐已经非常疲惫了。她好几天没怎么吃饭，为的就是拍照时有最佳的身体状态，现在已经饿得快麻木了。

她换了衣服，拉好羽绒服的拉链正准备离开，钟姐忽然又走了进来，笑得大不怀好意。

“潮汐，别急着走，老板有点事要我交代你。”

盛潮汐脚步一顿，有些抗拒地皱着眉，抿唇道：“钟姐，我现在很累，有什么事可以等明天再说吗？实在不行，下午也可以。”

钟姐倒是很好说话：“我就是先嘱咐你一声，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之前都做过的，老板晚上有饭局，要招待几位贵客，你晚上好好打扮一下，陪着过去。”

这是让她去陪酒。

盛潮汐噎住，半晌没回应，钟姐的脸渐渐冷下来，低声说：“潮汐，不是钟姐说你，你有时候就是太死性了，这些事又不是第一次做，还有什么可害羞的？就是陪客户吃个饭，你就算去坐办公室，当白领，也免不得要陪客户吃饭应酬吧？人家又不会真的把你怎么样，做得好还会给你赏钱，你怕什么？这种好差事，玲玲她们几个想去老板还不带呢。”

盛潮汐还是非常反感，转开头说：“钟姐，我最近不太舒服，晚上想好好休息。”

钟姐彻底冷了脸，语带警告道：“盛潮汐，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只是通知你。当然了，够胆量的话你也可以不去，但你不要忘了，你欠了老板多少钱。”

盛潮汐的工作，明面上看着光鲜，只要拍拍照就可以了，但拍照也是个技术活，做内衣模特的，除了最重要的位置，基本全被人看遍了，虽说模特大多如此，但她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

时至今日，想想那笔还未还清的债务，她吸了吸鼻子，强迫自己露出一个笑容。

“我知道了钟姐，你放心，我会准时到的。”

钟姐这才露出笑容，拍了拍她的肩膀说：“这就对了，你乖一点，以后的工作机会就会更多。不要钻牛角尖，你毕竟和别人不一样，老板总会多给你一点机会。”

盛潮汐麻木地笑了笑，低声说：“钟姐，如果走捷径需要用爬的，那我宁愿不走。”

钟姐僵硬地扯了扯嘴角，意味深长地注视了她几秒，转身离开。

盛潮汐目送对方走了之后，才独自离开摄影棚。

她走之前，看见门口有几个员工正在打扫卫生，一个嘴里念叨着：“程青青要来我们这儿拍照啊，她现在那么红，怎么不去更好的棚呢？”另一个人说：“谁知道呢，可能来这边方便吧，你把那擦干净了，咱们这儿难得来个腕儿，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盛潮汐加快脚步，走到了街口附近的公交站台，巴掌大的脸埋在围巾里，只露出一双眼睛，烟熏妆十分扎眼，离远了不仔细看还以为谁给了她眼睛两拳呢。

程青青，这名字这几年真是听到得越来越多，两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

其实她们本来的差距就很大，盛潮汐从来没法和她比，即便她们从小学开始就在一个班级，但人家完成了所有学业，而盛潮汐只念到大二就不得不辍学工作了。

从小到大，盛潮汐都是别人口中“程青青的小丫鬟”，上学的时候替程青青背书包、替程青青开车门，程青青穿着漂亮的裙子，她穿着对方几年前剩下的旧衣服。那时候她每年生日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和妹妹一样有一件属于自己的漂亮裙子。

可惜，这么多年过去，她快要三十岁了，却还没有实现这个愿望。过去是买不起，没钱，现在仍然是因为穷，舍不得花钱，身上的衣服还是几年前买的。

也许有很多人只知道她是程青青的跟班、丫鬟，永远站在程青青光影后面的角落里无人问津，却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她们虽然不是一个姓氏，却是名副其实的姐妹。只是，同父不同母，命就不一样。

盛潮汐很少回家。

今天不知为什么，大概是听见了程青青的消息，她决定回家看看。

当然，那个所谓的家也只剩下她的亲生母亲还守着。

她家在江城老城区一个很偏僻的巷子，房屋老旧，龙蛇混杂，唯一的好处就是房租便宜。

盛潮汐踏进家门，里面正传出哭闹声，她脚步一顿，立刻转身就跑。

“盛潮汐！”

后面有男人在叫她，她加快脚步，最后变成了跑，就像身后是恶魔要吃了她一样。

她拼尽全力离开，不敢回头，生怕一回头看见那人的脸就会忍不住腿软。

她在路边恰好看见一辆出租车，赶忙上前拉开车门坐上去，快速说了地址，车子扬长而去。

追逐她的男人看上去年纪不大，也就是二十几岁，满脸戾气，见她打车跑了，也不再追，站在原地急促地喘着气。

盛潮汐坐在车后座上，鼓起勇气朝后看了一眼，已经看不到那人的身影了。其实她都没看见他的模样，但对方的声音和长相，她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怎么回来了？是钱花完了吗？

想起七年前导致她变成如今这样的一切，盛潮汐将脸埋在手中，努力克制着情绪。

片刻，她放下手，重新抬起头，从背包里拿出化妆棉，擦掉因为哭而彻底花掉的妆容，眼睛一圈一圈的黑，已经看不出本来面貌，泪水混着黑色的眼影流下来，怪吓人的。

其实这样也挺好，虽然丑，至少可以让人看不出她真实的脸，就像戴着一副面具，无论怎样的嘲笑，都不是对着她本来的样子。

回到出租房，她将昨晚剩下的粥热了热吃了一碗，胃里稍稍舒服了一些，便去彻底卸了妆，回到床上，抱起被子里的小猫咪，摸了摸它的头。

它醒过来，很温驯地在她手上蹭了蹭，看样子还不饿。她低头看了一眼床边的猫碗，里面的猫粮少了一些，它懂得自己去吃猫粮，不让她担心，真的很好。

记得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它蜷缩在角落里，身上血迹斑斑，可怜极了，寒风不断地吹在它身上，它几乎就要冻死了。

路边有路过的人，大概也会可怜它，可它缺了一只眼睛，走近看一下，就觉得很吓人，就算想帮帮它，也望而却步。

盛潮汐下班回家时路过那里，看见了它，便把它带回了家，一养就是两年。

她低头摩挲着它的毛发，它不断地往她怀里钻，“喵喵”叫着，显得十分依赖。

她想，这就是她会养它的原因，它和她太像了，即便只是个动物，却很懂得如何照顾自己，不给主人添麻烦，活得小心翼翼，唯唯诺诺。每次她带着糟糕的心情回来看见它，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它很需要她。

蒙上被子，盛潮汐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一人一猫，就这么开始补眠了。

晚上七点的时候，手机准时响起，她掀开被子，拿起手机看了看，是钟姐的短信。她发来了酒店地址和房间号，并要求她半小时内赶到。

盛潮汐坐起来，目光呆滞地朝前看了一会儿，收拾东西起床。

洗漱过后，她照例化了个浓浓的妆。夜晚的灯光下，浓妆显得有些骇人，并不适合就餐，但她一直是这样的，自从入行开始就是这样，其他人早就习惯了。

给猫咪加了点猫粮，换了新的水，拍拍它的头，盛潮汐就出发了。

七点半时，她准时到达用餐酒店，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来到包间门口。

她先问了服务员洗手间的方向，随后才吸了口气，摆出虚假的笑容，敲敲门进去。

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她一进去，所有的目光都定在了她身上。为了不扫老板的面

子，她没有穿羽绒服，腿已经冻得快紫了，天知道最近外面降温，已经零下十来度了，好在她穿着过膝长靴，倒是看不出来什么。

“各位老板好。”她笑着打招呼，低眉顺眼地走到一个中年男人身边，轻声说，“老板，我来了。”

那男人抬起头，还算是张端正的脸，但年纪明显大了，眉眼间有些青黑，应该睡眠不太好。

这就是盛潮汐卖身的模特公司老板，葛杨。

“坐吧。”他指着对面一个男人身边的空位置说，语气十分和蔼。

他总是这样，外人面前永远和蔼可亲，像个叔伯长辈，其实只是笑里藏刀。

盛潮汐听话地走到那个陌生男人身边坐下，他面上皱纹很多，一副苦痛的表情，得有四十多岁了。来之前听钟姐说这一桌的人都不简单，可单看面相，也瞧不出个所以然来。

她低下头，身边的男人给她倒了酒，似乎对她的打扮不太喜欢，放下酒杯便不再言语。

其实这样最好了，这样她就达到目的了，以前有些荤素不忌的客户，即便面对这样的她仍然动手动脚，那才叫人心烦为难。

葛杨张罗着几个男人端起酒杯喝酒，作为陪酒的人，盛潮汐要比老板们喝得多，还要劝酒。她端着自己的酒杯，闻着里面的洋酒味道，档次不低，后劲也很大，喝了几口她就开始晕乎乎的，可老板们还觉得不够，再次给她倒满，她陪着笑又喝了一杯。身边的男人应该心情不太好，按着酒瓶又要给她倒酒，她匆忙用手遮住杯子，粉底太厚，脸红了都看不出来。

“老板，对不起，我不胜酒力，真不能再喝了。”

她充满歉意地说着，眼睛里带着哀求。她这样的状态反而让对方的行为愈演愈烈，他倒也没做什么，就是非要让她喝酒。葛杨在那边轻轻笑了一下，盛潮汐一怔，遮住酒杯的手就拿开了。

她欠葛杨很多很多钱，她不像别的模特，是按套收费的，拍一套多少钱，然后和公司分成，四六或者七三，再不济也是五五。

她没钱可拿，不管拍了多少照片，钱都是直接进公司的账，公司会每个月给她勉强足够维持生计的薪水，所以不管她每个月赶了多少场，拍了多少套照片，拿到的钱都是那么一点。

她和公司签的是卖身契，真正的卖身契，从二十岁开始，十年的时间，她只能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工作，如果她想摆脱，除了需要赔付高额的违约金，那笔葛杨替家里还清

的债务，也将落在她头上。

模特这一行，吃的就是青春饭，葛杨花了一笔钱买下她十年的青春，等她三十岁后脱离这行，也许身上的肉已经不再紧致，面容也会出现皱纹，到时候她要学历没学历，年纪又那么大，更没攒下什么钱，又该怎么活呢？

无论未来该怎么样活，现在她都必须这样坚持着。

她已经坚持了七年，还有三年，她就可以彻底脱离这些了。

这样想着，盛潮汐又喝了一杯酒，身边那人好像心情好了一些，掏出几百块钱扔给她，她看着红色的钞票，即便已经醉了，却还是本能地说着：“谢谢老板。”

酒过三巡，她实在忍不住，拿起包捂着嘴离开了包间，她要吐了。

进屋之前，她就已经问过服务员洗手间的方向，因为她早就料到会这样。其实，很久以前她是滴酒不沾的，那时候这些东西离她很远，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酒店的洗手间设计，是中间一个男女共用的洗漱室，两边分别是男厕和女厕。

跑到洗漱室，盛潮汐已经忍不住了，直接趴在流理台的洗手池上开始吐。她拧开水龙头，哗啦啦的水不断流出来，她一边吐一边咳，难闻的酒味呛得她眼泪都出来了，脸上、头发上都是水。尽管如此，那些难闻的味道还是弥漫在她身上，怎么都洗不掉。

吐得差不多了，她才慢慢关了水龙头，直起身，透过镜子看着自己狼狈的样子。

浓妆掉了一半，依稀可以看见真实的脸部轮廓，她用手背抹掉眼睛和脸上的水渍，蹲下去捡起掉在地上的背包，从里面拿出化妆品，开始补妆。

身后不断有人来来往往，她看都不看一眼，因为她很清楚别人会用什么样的眼神看她，她习惯了，与其自添烦恼，还不如眼不见为净。

补完妆，她回头准备离开，在洗手间门口却看见了一个人。

他站在那儿，正在抽烟，烟只剩下一半，应该站在这儿有一会儿了。

盛潮汐抬眼朝上看，他身后的墙上面贴着几个字，吸烟区。

他穿着件黑风衣，单手插兜，背影高挑修长，侧脸很熟悉。

她朝前走了几步，他回过头。她已经恢复整洁的样子，他修长的丹凤眼将她上下淡淡地一扫，掐了烟丢到一旁的垃圾桶里，抬脚离开。

她知道这个男人。

早上才在电视里看过他的比赛。

是宁箴。

大名鼎鼎的斯诺克世界冠军，中国台球队明星职业球手。

她收回视线，往包间的方向走去。

虽然她没什么钱，买不起名牌，可混这个圈子七年了，还是能看出不少大牌的。

宁箴的风衣是 Tom Ford，手表是宝格丽，对于一个曾一战便进账近五万英镑的世界冠军而言，这些算不了什么。

她回到包间的时候，气氛有点僵硬，朱雨捂着脸在哭，她好像惹老板的客人不高兴了，葛杨脸上依然带着笑，那巴掌却是实实在在地打下去的，朱雨的脸都肿起来了。

见盛潮汐进来，朱雨立刻好像见到了救星，葛杨也看向门口，招招手，让盛潮汐去陪朱雨刚才陪的人。

那人看着她，眼神挑剔，但也没拒绝，好像还勉为其难似的。

盛潮汐看着他那脑满肠肥的模样，刚刚好一点的胃又开始翻腾，恨不得马上再回去吐一遍。

“别磨蹭，快过来。”葛杨语调和善地说。

盛潮汐知道自己不能迟疑，如果再迟疑，她的结果只会比朱雨更惨。朱雨比她价位高，在公司里还算有点地位，都被那样打，她就更不用说了。

她走过去，在那男人身边坐下，刚坐下就被揽住了肩膀，逼着继续喝酒。

一杯又一杯进肚，胃里烧灼着、翻滚着，她实在没忍住，直接吐在了那人身上，她瞬间怔住，那人也愣住了，反应过来咒骂了一句便拎起身边的酒瓶子朝盛潮汐头上砸去。

她堪堪躲开，但还是被砸到了，血从头上流下来，花了她的眼妆。

葛杨眯眯眼，像强压着怒气，他绝对不是为她抱不平，而是因为她怠慢了客人而不满。

“你先走吧。”

他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盛潮汐捂着额头，脑子昏昏沉沉地离开了包间。

她一路朝门口走，想着自己得去一趟医院，穿过自动门，身子晃了一下，她稳住靠了一会儿，直起身想去叫辆车，可刚走到台阶附近，还没下去，就眼一花踩了空，直接朝地面上摔去。

她心道惨了，砸坏了头还有头发挡着，这要是摔伤了身子，没办法拍片，老板还不知道得多生气，他一生气，她的日子就更辛苦了。

她勾起嘴角自嘲地笑了笑，想象中的疼痛却没有来临，有人在她即将倒下的一瞬间拉住了她。由于惯性，她撞进了一个微冷的怀抱，这人应该在外面站了一会儿，身上才会这么冷。

她倒吸一口气，闻到他身上干净好闻的木质清香，眼睛模糊地看着那黑色风衣的面料，忽然想到了什么，抬头去看那人的脸，果然是他。

真巧，方才在吸烟区看见他，现在又在门口碰上他，他还帮了她，这算缘分吗？就算是，于对方来说，恐怕也只是孽缘。

毕竟她是这样卑贱的女人。

“谢谢。”

盛潮汐道了谢，头上伤口疼得她很快失去意识，她就那样直接靠在了他怀里。

宁箴低头看看衬衣上的血迹，抬手将她推开，放在冬日里冰冷的地面上，转身离开。

寒风吹来，酒店门口，衣衫单薄的女人被冻得瑟瑟发抖，酒店大堂经理很快发现了她，奇怪地在门口看了一圈，拿起电话打了120。

盛潮汐迷迷糊糊的，感觉还沾了点水的睫毛都冻硬了。

几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将她扶了起来，让她不至于在寒风中继续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她轻声谢过对方，对于方才宁箴将她直接放到地上的行为，她不但没觉得生气，反而十分感激他。

他至少还扶了她一下，为她伸过手的人太少，仅仅这么一下，就足够她铭记很久。

真正清醒过来，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手机不停地响，她看了看来电显示，是朱雨。

她接起电话，朱雨在那头着急地说：“潮汐，你怎么样？没事吧？”

盛潮汐有些感冒发烧，再加上头上的伤，估计得在医院住几天。

“没事，小伤。”她满不在乎地说着，掀开被子下床，想给自己倒点水喝。

她这样的人，没人会来照顾她，没有亲人挂念她，她也没什么说得上关系好的朋友。朱雨过得比她好一些，起码还有个像样的家，赚得也比她多，她现在打电话来，大概是有点抱歉昨晚自己替她受了无妄之灾吧。

“没事就好，我担心了一晚上，一直给你打电话，就是没人接。”朱雨舒了口气。

盛潮汐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她不怎么言语，朱雨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又简单聊了几句，嘱咐她好好休息，公司的事不用担心，据说老板特批了她三天假期，钟姐让转告她一下。这要是真的，那也算是因祸得福，哪怕只有三天，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也是好的。

医生给盛潮汐的建议是再在医院住两天，可惜住院的费用太高，让她十分肉疼，家里还有只猫等着她，于是当天下午她就强行办理了出院，带了药回家自己上。

不用工作的时候，在家出门她都不怎么化妆，走在街上，异样的眼光也会少很多。她就和街上许多女孩一样，长发披肩，素面朝天，裹得严严实实，不过是万千大众里不起眼的一员。

下了公交车，需要拎着东西走回出租房。为了工作方便，她租的房子位置很好，房租是她生活里最大的一笔开销，房子虽然面积小，但环境不错，出了门走不多远便是中心商业区，再拐个弯就是娱乐街和小吃街。

回去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栋非常奢华的大楼，里面汇聚了江城各种大型会所和俱乐部，往常她是不怎么在意的，那种有钱人的销金窟和她关系不大，但今日也不知道怎么的，她侧头看了一眼，她记得，江城台球俱乐部就在这里。

她可能是太闲了，脑子里总是些有的没的东西，她甩了甩头，加快脚步进了大厦附近的小区，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心情比在医院和街上时舒服了许多。

她先去洗了个澡，洗澡时将头发包在浴帽里，避免被水冲到头上包扎的伤口。洗完之后出来，洗了一个苹果，切了切，放在碗里，端着到客厅，打开电视，百无聊赖地换着频道。猫咪跳上沙发卧到她身上，舔了舔毛，接着睡了。

电视信号费每年要缴不到四百块钱，算下来平均一天一块钱左右，这是她为数不多消费得起的东西。

换到体育频道，又在重播台球比赛，解说唾沫横飞，一个不认识的外国人正在击球，白球停在靠近球桌边沿的位置。说实话她不太懂这些的，但听解说讲，这个停球的位置质量很高。

接下来，上场击球的是宁箴，又见到他了。解说刚才还说对手的停球质量高，这会儿又说宁箴最熟悉这个套路，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更偏爱。

宁箴个子很高，提起球杆俯下身击球时眼神认真专注，样子十分迷人。

她忽然想起昨晚看见他时的情景，有些人大概天生就是要让别人自惭形秽的，只消站在那，就足够令人无地自容。

宁箴将球杆轻轻推出，一步解决了左边的扇面，白球和红球堆挨在了一起，他的对手一怔，再上场时在球桌旁打量了许久，将白球朝红球堆相反的方向击出，几秒钟后，球停下，他面如死灰。

计算角度失误了，白球碰了一下桌沿，回倒一些，直对着唯一空出的红球。

解说“哎哟”了一声，怎么听怎么像幸灾乐祸。

随后，宁箴上场，几乎没有任何丈量就出杆，红球进洞，场上响起掌声。

毫无疑问，最后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宁箴。他好像总是在赢，她记得好多年前就听过他的名字，那时候她才入这行没多久，对于不可能和她有什么关系的人，也不甚关心。

他就像天上的一颗星，而她是夏虫，不语冰。

随后又休息了两天，盛潮汐便被钟姐抓去工作。有这么廉价的劳动力，没有哪个老

板和模特经纪不乐意用，她的工作机会虽然比别人多，可大家都很清楚，她根本赚不到什么钱。

对着镜头摆了一天的姿势，晚上离开的时候，她突然想放纵一回，于是便将脚步转到了住处附近的小吃街。这条街算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来旅游的人也很多，有响当当的豪华门店，也有便宜的路边摊，相隔的距离也不算太远。

她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大晚上的，她依然戴着墨镜，身上穿着能顶公司一年给她发的薪水的高定套装，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走出一家饭店，笑得十分甜蜜。

是程青青，那个男人有点眼熟，但一时也想不起来是谁，盛潮汐没往心里去，随便找了个摊位点了一碗面和一些烤串，付了钱就等着吃东西。

做模特，尤其是她这样的内衣模特，最要紧的就是保持身材，而她又是易胖体质，随便吃几口身上就肉肉的，所以有时候为了拍照效果好，不被钟姐和摄影师骂胖，她总会好几天不吃饭，七年下来，胃就变得很差，动不动就犯胃病，胃药简直是她最亲密的伙伴，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随身携带。

香喷喷的面和烤串上来的时候，拿着筷子，盛潮汐却不知道该怎么吃下去。

她看了好久，叹了口气，将筷子放下，站起来准备离开，但忽然，对面坐下一个人。摊位已经满了，她一个人占着一个桌子，有人来拼桌很正常。

只是，她抬眼看看对面坐下的人，几天之内已经见过他三次。不记得听谁说过，当你和一个人如此频繁地偶遇，那你们之间如果不发生点什么，就太对不起老天爷的安排。

“不吃为什么要点？”

他戴着口罩，问她话，轻蹙眉头望着她，眼神陌生。

显然，他没认出她，大概因为她今天是素颜，一张清清淡淡的脸，修长的眉毛，干净的脸，双眼皮，大眼睛，披散着一头乌黑的长鬃发，灰色围巾，唇瓣水润，像熟透的樱桃。

“我本来想吃的。”她不确定他说这些的目的，更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遇见他。

恰好这时，小吃摊的老板端着碗面出来，一眼就瞧见了坐在盛潮汐面前的宁箴。

他们应该很熟悉，他送完了面碗就走过来笑着说：“今天有空过来了？要吃点什么？”

宁箴屈指手指点了点桌子：“不用了，这里有。”

老板看了看桌上的烤串和面碗，恍然，又瞧瞧盛潮汐，是探究的眼神。

“那你慢慢吃。”

老板和他告辞，他礼貌地点头，目送老板离开。黑白分明的眸子，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瞧不出表情如何，但依然不减风采。

宁箴解开风衣纽扣，从里侧口袋取出钱包，抽出一张一百块递给她，看样子是要付钱。盛潮汐一笑，轻声说：“不用了，算我请客。”

“无功不受禄。”他并不收回钱。

“你帮过我。”她徐徐说道，“你可能不记得了，几天前，在胜景酒店门口。”她指着自己的头，“一个头上有伤的人，你扶了我一把。”

他微微眯眼，像在回忆。他看着她时，她竟然会心跳加速。

这和刚入行时，被摄影师和其他人看着自己只穿内衣时的心跳加速不一样。

“哦。”他似乎想起来了，收回视线，摘掉口罩，如玉的半张脸便露了出来。

他低着头，收回钱，安静地吃饭，似乎不希望周围的人认出他。

盛潮汐却悄无声息地将围巾拉高，遮住了大半张脸。

“我先走了，祝你吃得开心，还有，谢谢你。”她说完话就站了起来，在他看过来时笑着说，“我在这儿坐着，被别人看到会影响你的。”

毕竟他那么优秀，而她那么卑贱。

她说完话就转身走了，回到正街，进小区前又碰上了程青青。

程青青还是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两人正朝一间酒店走去，看样子是要住宿。

脑海中依稀可以想起亲生父亲严厉的家教，也不知道他看见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仔细回忆，她也十来年没见他了，人都会变，她自己就变了很多，也许他也变了。

她低下头，想直接离开，但路过程青青身边时，程青青忽然拉住了她。

“潮汐？”她语调里带着惊喜，盛潮汐望向她，她一脸的友善，“我还以为我认错了，真的是你？我们有好几年没见了，你这几年过得好吗？”

盛潮汐抿唇不语。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很少会真合得来，大多是她和程青青这样，今天你不如她，她和你情同姐妹，明天你过得好了些，她便跟你势同水火。

盛潮汐安静地回望着程青青，余光瞥了一眼和程青青在一起的男人，对方也回视着她，她忽然想起了他是谁。

姚垣舟，真是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想不到他如今和程青青仍然有联系。

以前念高中时，她和程青青一起喜欢过这位学长。

他比她们高两届，她们升高一时，他已经读高三，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那时候，程青青是校花，学校组织什么活动都是她上，在班级里也特别受到老师的喜爱，而盛潮汐嘛……如果程青青是校花，那她就是个笑话。

她这辈子做的最有勇气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写了情书给姚垣舟，最后却看见他和程青青一起从楼梯口走出来。

她本来想赶紧走，但被程青青发现了，手里的情书被她抢走，她当着姚垣舟的面大声念了出来，满楼道的同学都听见了。那之后，笑话她的人更多了，大家都说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现在想想，真是挺有意思的，年少的时候，竟然还有勇气做那种事。

“我听说你在做模特？”她先说了这么一句，盛潮汐就知道不会好了，果然她接下来就说，“内衣模特？”她上下瞄了她一眼，似笑非笑。

站在她身边的姚垣舟却微微皱眉，不着痕迹地放开了挽着她的手臂。

“我赶时间，不耽误你们开房，先走了。”

她说完话就走，不给程青青继续嘲笑她的机会，她口中的话也让程青青有些尴尬。

她没回头去看对方的反应，几乎是跑着回到了家，锁好门，拉下所有的窗帘，关了灯，抱起猫，拉开被子上床躺着。

没吃晚饭，随着时间的推移，肚子越发饿得难受，她实在受不了了，爬起来到厨房煮了几片白菜叶，喝了一大杯水，随后回到床上继续睡。

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为了不影响明天的工作状态，她从床头柜里拿出安眠药，就着剩下的温水吃了下去。

有了药物辅助，她很快就睡着了。

睡着后，她做了个梦，梦里有个人抱住了她，看不见脸，模模糊糊，甚至没有一个身份。她使劲地往那个人影怀里钻，脑子里很清楚自己是在做梦，可还是想对抱着她的人影说“谢谢”。

谢谢，即便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

今天要拍外景，比基尼系列。

一大清早五点，盛潮汐就被车载到了海边。

说实话，这种天气拍外景，真是要把人冻死。

今天天气还稍稍好些，起码有太阳，海也没冻住，一辆背景车停在海边，她并拢膝盖坐在车顶上，看着潮汐来了又去，总觉得自己的名字真是起得好。

父亲总是那么有文化，用一个名字给她的人生定了型。

苦笑了一下，她摘掉墨镜，很快周围布景的人就准备完毕，这个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多。